

科学战“疫”
平凡先锋汪志红：
尽力挽救生命 用心抚慰创伤

本报记者 刘代荣

4月8日零时起,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。这一天,不仅让全体湖北人感到欣喜,也让全体参加援鄂援汉的医务人员感到欣慰,大家的辛苦和努力终于迎了解封。

这一天,已回到重庆的汪志红,特地起了个早,向参加援鄂的同事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“早安,您好!”的信息,回想起在援鄂的46个日日夜夜,历历在目,热泪情不自禁润湿了她的眼眶。

武汉告急 她主动请缨

今年的春节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打乱了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出行计划。也让本已准备好陪家人过春节的汪志红,不得不取消春节期间的一切安排。

春节期间,有关疫情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汪志红那里。这时,一家人也开始商量如何过春节的事。作为有3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和几十年从医经验,又经历过非典的汪志红很快意识到,作为医生不可能安心享受春节假期了。

“妈妈,如果武汉需要医务人员,你会去吗?”孩子问她。面对家人忐忑不安、焦虑担忧的神情,她边安慰边坚定地说:“我作为一名医生,能临阵当逃兵吗?优秀应该是一种习惯,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就应该义无反顾。”

随着疫情的不断升级,汪志红已做好了随时驰援武汉的准备,还主动向医院报名,只要武汉需要,一切听从医院安排。

2月12日深夜,汪志红接到医院通知,13日出发驰援武汉。她连夜再查检了一次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行囊,安慰好家人,踏上逆行的征程。

重症病区 她尽心尽力

汪志红和同事们到达武汉后,眼前的一切比她之前想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,困难也大得多。

“我们是13日从重庆出发,14日就开始进入重症病区。不仅没有休息,连熟悉病区、了解环境的时间都没有。”汪志红告诉记者。重症病人等着来支援的医生,这里的医务人员已好多天没有休息了,哪还容得汪志红他们休整,立即投入病区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

汪志红所在的援鄂医疗队来到武汉后,整建制接管了武汉市第一医院两个重症病区。医疗队任命汪志红担任医疗组组长,临危受命,责任重大。事后汪志红对记者说:“医疗组组长,不是一个官,而是一份责任和使命担当。那段时间,我心里压力特别大,时时都如履薄冰。”

2月14日,即重庆援鄂医疗队到达武汉的第二天,在病患情况不明、防护设施不齐、防护程序不熟、面临危险不知的情况下,汪志红作为首批进入病房收治新冠重危患者的医生之一,在3小时内就收治了70名新冠患者,其中近80%系重型和危重型。他们从下午4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,中途连喝水、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

2月19日上午,危重患者李某突然病情加重,出现烦躁不安,呼吸困难。汪志红一边指导医护人员迅速抢救,一边紧急求助国家队专家,同时请ICU、麻醉科等会诊,经过对症施治、有创呼吸机通气等,终于成功地使患者转危为安,赢得了病人及家属的高度赞誉。

“在武汉的日日夜夜,我最大的压

力来自两个方面。”汪志红告诉记者,一个是如何抢救重症病患,尽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,因为每个患者情况不同,必须因人施策,立即决定救治方案。另一个是医务人员自身的防护,担心自己和队员有感染风险,虽然经过严格的应急培训,但必定自己不是传染科医生,多数医务人员也没有经历过如此重大的治疗任务。但幸运的是,经过严格、规范防护,医疗队全体队员零感染。

面对患者 她满腔热情

当记者问及汪志红,在救治过程中,让记忆深刻的是什么?她说:“一些患者初进重症病房,感到恐惧和绝望,不配合治疗。通过医疗队医护人员耐心细致的抚慰,全力精心救治,最终他们康复后走出病房的那一刻,最感人、最让人难忘。”

一些病人因为对疾病的恐惧和失去亲人的悲伤,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创伤,不配合治疗。汪志红他们在治疗过

程中如何帮助病患走出恐惧阴影,成了医疗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

患者夏大爷刚进病房时一度产生轻生念头,汪志红多次守在病人的床边,不仅耐心开导,还在病床前张贴温馨提示,通过真情、悉心的呵护,使患者重拾信心,积极配合治疗,恢复了健康。

走出病房的那天,夏大爷对汪志红感激地说:“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”

为了救治危重病人,汪志红他们不仅要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,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、不上厕所已成常态,还要用心去安抚患者受伤的心灵。“只要能够用生命挽救生命,再苦再累我也无怨无悔。”汪志红说。

到了3月中旬,一批批医疗队陆续撤离之际,汪志红所在的医疗队又于3月20日转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管理重危患者,直至3月29日凯旋。

“有始有终,坚守最后”,这是重庆援鄂医疗队的承诺,上千名像汪志红这样的医务工作者,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。

人物名片



汪志红,中共党员,医学博士,硕士研究生导师,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。作为主研参与的课题“家族性2型糖尿病的遗传方式和遗传标志研究”获1999—2000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,“胰岛素降解酶抑制剂的基础和临床研究”获2005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,“胰岛素抵抗的评估及其转化医学研究”获201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科学技术三等奖。

程永彬:为长江鱼安新家

新华社记者 周文冲

“鱼都在草底下。”

程永彬手指的方向,“长草”的竹格子在江边铺开,像一张绿毯。“你们来得不是时候,早上四五点鱼才多。”程永彬说。

今年2月开始,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重庆江津段,人工模拟鱼类产卵环境,新建了600多个人工鱼巢,分布在9处鱼类产卵较多的水域。这些由竹竿、油草等天然材料捆扎成的格子,就是鱼儿的新家。

4月初,长江上游正值鱼类产卵期。经过批准,记者乘坐护鱼队员程永彬驾驶的快艇,前往对岸一处人工鱼巢。为了不惊吵鱼儿,临近鱼巢时,程永彬关掉了引擎。江水推着船向鱼巢靠近。

“别小看这些草。”程永彬说,有了人工鱼巢,鱼卵黏在草上,存活率高了不少。鱼巢里有天然的浮游生物饵料,幼鱼还能躲避攻击,不容易被鸟吃掉。记者扶着船舷,近距离观察鱼巢。近乎透明的幼鱼在水中游弋,一眨眼又钻进了水草。“这群小鱼几天前才孵出来。”程永彬说。



护鱼队员程永彬在查看人工鱼巢中幼鱼的生长情况。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

鱼巢没有网,鱼儿来去自由。“10天来一批鱼儿产卵,一波走了下一波又进来。”程永彬说,“就像约好了一样。”

引擎发动,快艇逆流而上,驶向另一处集中鱼巢点。浪花时而拍打在程永彬身上。从今年开始,长江实行十年禁渔,

眼前这一片江上,只有一两艘小货船。

快艇驶近一处伸入江中的半岛。有人在岸边钓鱼。程永彬拴牢快艇,上岸,把插在江中的一排鱼竿全部收缴。禁渔期间,在江边钓鱼也是不允许的。

程永彬说,人工鱼巢附近鱼群集中,有人打起了“歪主意”。护鱼队员白天巡护,偷鱼、电鱼的船就半夜出动,护鱼队员也改时间蹲守,“今年抓到6起了。”

护鱼队员没工资。以前有20个队员,有几个被偷鱼人收买了,通风报信,被清除出队伍。留下的10个人,绝大多数是过去的渔民。

52岁的程永彬在江边长大,10多岁时就随父亲上船打鱼,每次出船,都有几十斤的渔获,最多一次,打上来200多斤鱼。

可近几年,鱼越来越难打了。他出船一次,打到三五斤鱼都要“谢天谢地”,更多的时候是一无所获。两年前,程永彬弃船上岸,但并没有离开他熟悉的长江,而成为保护生态的一员。

与记者同行的西南大学鱼类保护专家李云说,通过禁渔、增殖放流、建设人工鱼巢等修复生态环境的举措,长江的渔业资源正在恢复。根据自然保护区提供的数据,初步测算,600多个人工鱼巢可增殖近4000万尾鱼苗。